

漢書評林

四十五

庫	文	閣	内
二七九	五九三	漢	
一八	四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36	
冊數	49 ( 44 )		
函號	279	6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119  
49  
20

三  
指

第四十五本

第九十四卷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第九十五卷

西南夷傳朝鮮傳

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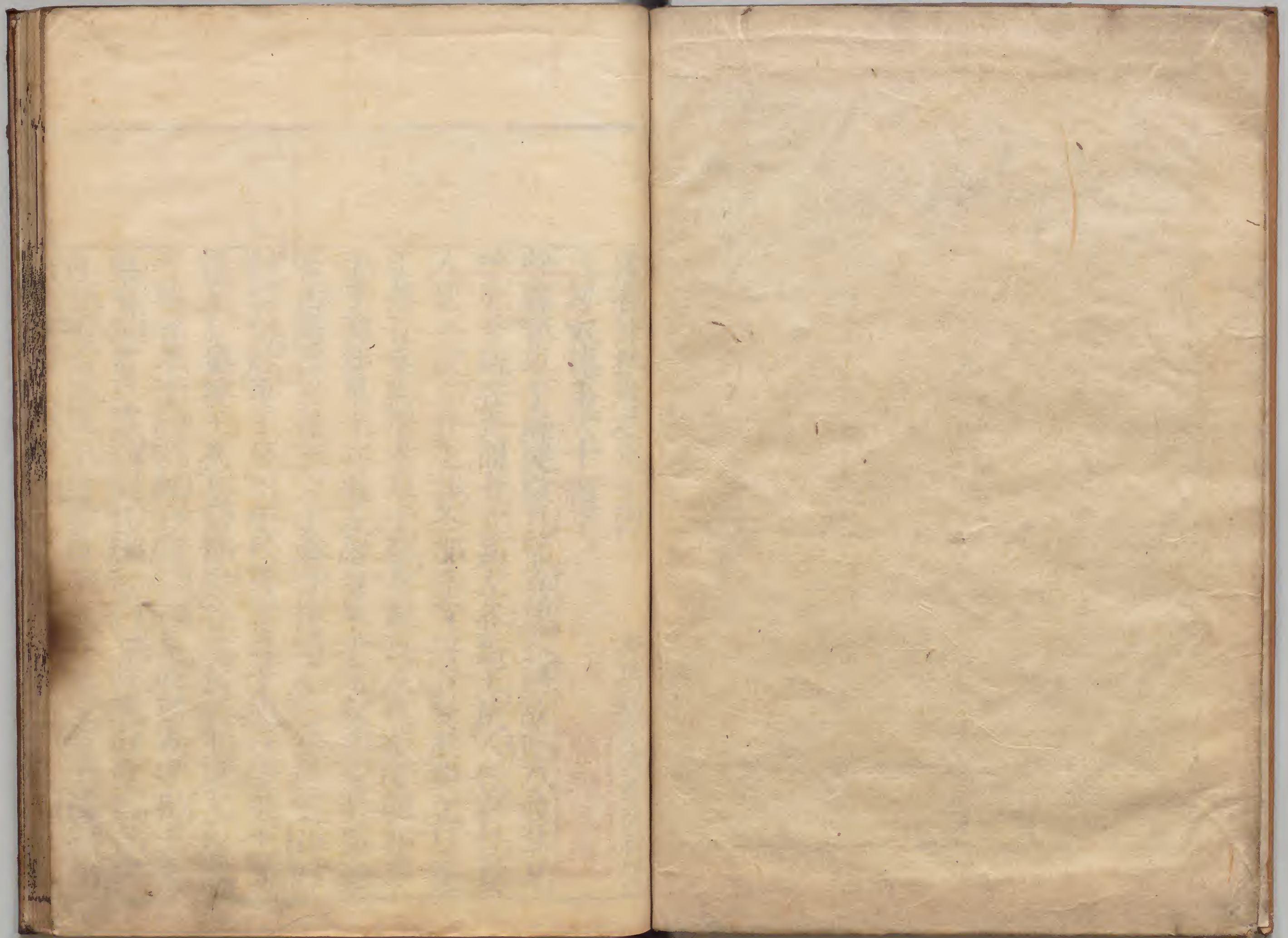
漢書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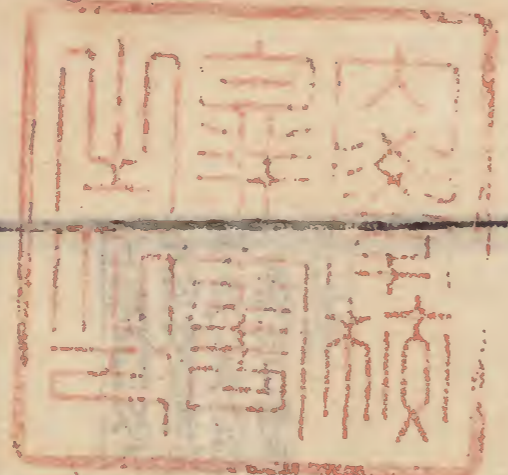
四十五

漢書門			
五	九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東 京 圖 書 館			
四	八	五	別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正史類			

不許帶出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開雅文庫

開雅文庫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  
 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  
 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  
 王薄香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  
 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長子都塗  
 吾因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翳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  
 攜音莫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  
 攜音莫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各一萬騎屯東方以備  
 呼韓邪單于師古曰音郁鞬音居言反是時西方呼揭王來  
 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音揭音丘例共讒右賢王言欲  
 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

隆俊提出凡五  
置于句總束上  
又而後叙其互  
相并滅纔不亂  
茅坤曰匈奴爭  
而為五單于於  
是並以附漢矣

王維楨曰以下  
欠匈奴自相攻  
擊處以東西南  
北為眼目相點  
次甚明

王維楨曰以下  
次呼韓邪到支  
兩單于始末法  
度嚴整不煗史  
記

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  
揭單于右與韓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  
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  
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  
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  
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  
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  
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  
于即引西南留關敦地師古曰關音關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  
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  
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  
單于行千里未至呼姑地師古曰呼姑音姑逢呼韓邪單于  
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

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奢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  
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  
邀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  
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師古曰呼  
邀累者其  
官號也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  
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  
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  
兵至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  
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到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到支單于  
到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  
破其兵走到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  
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  
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以馬上戰鬪為國  
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  
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  
之長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為諸國所笑雖  
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嘗曰不然強弱有  
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  
郭而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  
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  
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  
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到支單于亦遣  
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

秦觀曰漢武帝  
擊匈奴追奔逐  
此者二十餘年  
然竟不能閉面  
而臣之也速宣  
帝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漢以  
威德覆之于是  
始肯臣服其露  
中呼韓邪單于  
遂來朝于甘泉  
之宮天孝武用  
武之主也宣帝  
守文之君也然  
而匈奴之所以  
叛服者何哉用  
武之主奮威而  
擊于前守文之  
君乘威而取乎  
後亦其形勢使  
然無足怪也  
黃震曰釋其巢  
穴固弊中國納  
其內附亦弊中  
國嗚呼誤哉  
王世貞曰武帝  
之強也用文之  
餘富也而宜元

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  
之朝漢遣車騎都尉韓興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單于正月朝天  
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  
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師古曰璽古  
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師古曰發  
也師古曰發安車一乘鞞勒一具師古曰  
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  
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  
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  
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

之降匈奴也用  
武之餘強也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  
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卿有急保漢受降城  
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  
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  
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  
不服又轉邊穀米精前後二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師  
曰精乾飯也音備是歲到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過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  
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  
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到  
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

殺

亡之右地牧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用單  
于道逢到支合戰到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  
出兵殺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  
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  
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到支亡虜欲攻之以稱  
漢師古曰稱漢乃殺到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  
千騎迎到支到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  
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因此擊烏揭烏揭  
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  
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軍師五千  
里到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  
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到  
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

茅坤曰漢之為  
恩於呼韓極矣

隆按不長郵支與前郵支敗呼韓邪相應

茅坤曰昌德此約未為不是

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郵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旣脫皆殺之師古曰於旣脫得聲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也漢欲討伐也禹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長郵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此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郵支恐此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約束故欲北歸舊處更共為言要禹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禹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

契去計切鑽龜之鑿也

茅坤曰此可見胡因則入臣臣亦必不可久傳日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隆按呼韓邪竟北歸庭句了款塞一案且與此卷首句相應王維楨曰看他說呼韓邪事完又接郵支說郵支完又接呼韓邪又旁及烏孫康居諸國皆可謂極力摹寫最湊泊有情

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力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也金契金也留犁飯七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以老

上單于所破月氏主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禹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禹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蓋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禹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

上薄其過有詔禹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郵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郵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

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郵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郵支令居之也

漢書卷九十四匈奴

五



茅坤曰呼韓附漢既被龍護之陰矣竟寧時不罪呼韓之歸故國也又于其入朝再加寵遇過矣

翁萬達曰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秦短絀內算且生而呼韓相類

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

願伊番此此何也漢武直其盛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

明仁子曰無冠而寢安保其不逸枕較而臥安保其不躍狼子野心變詐可畏其強也則有殘豈之厚其弱也則有涓上之朝求易以俄而別也呼韓單于未嘗莫矣而據欲撤備戎心果可時乎侯應之言蓋漢之所恃存者

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復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富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深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甚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達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一也中國有禮義

成

商頌之曰愈出愈奇

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  
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  
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與設塞徵置屯戍非獨為匈奴  
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  
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  
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  
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往者從軍多  
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何候望急  
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  
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  
非皆以王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  
稍平之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卒徒築治功費久

師古於漢自稱恩德也

茅坤曰不以詔諭而以口諭以候應所言不可聞之敵國也陳仁子曰讀文帝賜匈奴書其辭委曲有兄弟之和讀元帝賜單于書其辭峻截有父子之嚴非元帝之過于文帝也文帝當夷狄之強故委曲以盡其情元帝際夷狄之弱故峻截以示其

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自  
繇戍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  
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  
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  
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  
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  
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  
單于曰師古曰嘉也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  
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其  
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  
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  
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故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  
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驛單于

漢書卷九十四

分所遭不同所處亦異

茅坤曰伊秩嘗亦有識者

單于謝曰愚不知太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嘗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嘗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伊秩嘗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嘗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今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任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嘗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文使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嘗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一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戎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又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

胡讚京曰兩關正以婦人而能持大義立論慷慨若此孰謂匈奴無人哉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按復妻王昭君與前文死妻其後母句相顧

陳仁子曰國家受降各有其義伊邪莫演為其主貢獻非自以地來者比而乃欲受之一則失國家之體二則生逐夷之黨三則開奸叛之門而況出于匿詐以降乎若無谷

求社飲之... 以見笑于夷狄... 立澹曰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

辭

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  
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香為左賢王且莫  
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  
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去為須下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須下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類曰當于亦匈奴太族也師古曰須下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舉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師古曰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

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許遠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累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香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昬留斯侯入

反蒲

侍師古曰昉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詣單于立八歲

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下二年歲首之

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

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

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

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閼

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

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閼氏即上所謂遣子右

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太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

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

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自

如得之於邈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

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

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

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藩至匈奴以語次

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二都尉

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

此地直斷闕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

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

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

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

有之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温音塗未曉其形狀所

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藩容歸漢後

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

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駱王匈奴西邊諸族作

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駱王匈奴西邊諸族作

茅坤曰斗入漢地者豈即漢武時衛青所取河南朔方而因秦上谷之斗辟賜造賜地于胡者耶

大初曰闕當作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

茅坤曰漢不認  
潘之求地而以  
擅稱詔聞又特  
徙潘為濟南太  
守得體

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且  
先父地不敢失也潘遠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  
書以潘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潘擅稱詔從單于求  
地法當死更赦之今徙潘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劾  
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  
入待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甲接寔師古曰寔  
翁族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  
之遣左大當戶烏東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  
略千餘人歐牛畜去甲接寔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  
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甲接寔質于單于受詔  
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  
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

盧澹治曰揚子  
雲好奇字其人  
有典引鮮嘲劇  
秦三篇比目豈  
牙語獨此書子  
正而疏爽雖推  
之實屬中不亞  
也  
隆按漢與匈奴  
從此隙一句是  
細以下總明所  
以致隙之故是  
目  
又按傳中所載  
秦漢以來匈奴  
強弱起伏之變  
揚雄一書括其  
大槪矣第其所  
謂單于歸義姻  
上世遺策則內  
夏外夷百今大  
義如必欲醒臆  
親類皆稽顙來

游亦摠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  
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  
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  
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  
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  
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  
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  
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師古曰  
固如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  
免之計其事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禁喻請  
醜惡故不傳

朝而後為遺後  
之策是乃喜功  
漢武帝六喜功  
之心非帝三  
大甲至正之道  
也

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  
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然後匈奴之  
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  
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五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  
之數月趙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  
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陁師古曰徼要而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  
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  
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  
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  
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王為虜名王貴人以  
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  
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供不  
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

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摧

也廬山匈奴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  
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

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雁而還師古

信也謂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  
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

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太化神明鴻恩溥洽  
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所攜國歸死扶

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制謂自此

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  
師古曰鷙狼也形容魁健身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

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第九十四下

茅坤曰兩條戰守之計總上

竟昭紀

茅坤曰借南夷以形北虜之難制

隆按奈何以下正漢與匈奴從此有隙處

隆按夫明者一轉總收一篇意而應之

茅坤曰此一轉又明功事體

隆按此書末句東有句相喚應陳仁子曰甚哉

惡師古曰婦請附屬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殲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籍蕩姐之場市日籍猶焉也姐音補夷種也在益州艾朝鮮之旄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固已犁其庭掃其間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美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

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太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焚燬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擊於外師古曰擊言使車交馳其數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二十六國費歲以十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萬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埋者文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千而愛一巨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



處夷狄之難也  
不受則失其心  
受之則實其財  
姑以宜帝甘露  
之賜觀之金珠  
車馬之費勿論  
也當是時錦繡  
綺縠雜帛止八  
千匹至建平加  
至三萬四哀帝  
之勢力小如宜  
帝費則四倍于  
宣帝雖獲柔遠  
之虛名深費國  
家之實力酌而  
處之既不卻其  
朝又從裁其賜  
揚雄似欠一言  
而漢庭公卿亦  
無以處此吾故  
曰區區之難  
隆按揚雄之書  
誠是已已而許  
其來朝而帝竟  
以六月崩豈或  
言亦有揚耶事  
之偶合有如此  
又按先提是時

漢武帝可平前  
為莽開宴匈奴  
起案

徐中行曰單于  
上書稱臣秦以  
來所未有迺十  
平帝之冲年見  
之是豈一時所  
能致者

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雜  
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  
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  
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  
以明天子威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  
大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告之以  
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知之加賜衣三  
百七十襲錦繡縹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  
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  
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之食單于迺給其糧失  
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  
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  
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

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  
事取悅於太后

皇太后稱制新都疾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  
盛異於前師古曰以此事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  
須卜居次去入侍師古曰去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去胡來王唐堯曰為  
其去胡而來降師古曰去胡來王唐堯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  
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  
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  
侍中謁者弗敞長水校尉王欽使匈奴告單于曰四  
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今遣之單于曰  
孝宣孝元皇帝哀憐匈奴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  
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  
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  
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太子厚恩此外

漢平帝可平前  
為莽開宴匈奴  
起案

徐中行曰單于  
上書稱臣秦以  
來所未有迺十  
平帝之冲年見  
之是豈一時所  
能致者

皇太后稱制新都疾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  
盛異於前師古曰以此事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  
須卜居次去入侍師古曰去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去胡來王唐堯曰為  
其去胡而來降師古曰去胡來王唐堯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  
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  
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  
侍中謁者弗敞長水校尉王欽使匈奴告單于曰四  
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今遣之單于曰  
孝宣孝元皇帝哀憐匈奴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  
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  
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  
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太子厚恩此外

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

隆按曰已受曰不當得受曰不得受曰勿受曰得受之曰逆受曰皆不得受意朕自質  
茅坤曰斬二虜造設四條亦莽之材略之雄處然乎以四條落置於胡大鼓中國御與貴正而靜不貴奇而動又曰夫名之一與二何損益于朝廷之上哉莽持漢象世威

以道通匈奴而因以為功於太

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明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用封師古曰與重書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由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一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

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各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師古曰諭曉

王維楨曰以下  
次左姑夕疾  
無從旁兩止單  
于勿與印絃情  
事一一如睹

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  
璽乘吏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  
授單于印絃師古曰絃者詔令上故印絃單于再拜  
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絃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疾  
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且勿與單于止不  
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  
絃當以持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  
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絃奉上  
將率受著新絃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  
謂諸將率曰卿者姑夕疾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  
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  
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知推破故印以絕禍  
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俾即引斧推壞之

隆按總上三事  
一東見單于怨  
恨中國之改結  
上起下

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曰將率曰漢賜單于印  
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  
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  
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  
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  
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秉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  
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居地見烏桓  
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將率  
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  
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  
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  
還之單于始因夏疾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  
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豐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

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等十餘人將兵眾萬  
 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勒兵朔方  
 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臾離誅  
 降匈奴都護但欲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眾二  
 千餘人馭畜產舉國上降匈奴師古曰舉其一國單  
 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  
 日後成車師小國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  
 名也長其長師也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  
 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非死即謀劫略史卒數  
 百人共殺戊巳校尉才護遣入與匈奴南犁汗王南  
 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  
 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南  
 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雲吾水上

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  
 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欲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  
 訾將人眾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  
 遣中郎將蘭包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  
 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  
 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  
 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  
 戲師古曰戲戲有旗之戲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  
 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也為宣威公拜為虎牙  
 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  
 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  
 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  
 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二年

凌約言曰賊莽  
 篡漢繼表尚未  
 肯帖然而當時  
 衣冠竟甘心為  
 之臣妾寧非綱  
 常一大變乎

真德秀曰无所謂三策蓋上世不征其上也然周宣之世戎狄內侵豈容不征之及境而返不榮師深入似亦不可謂非上策也充之論五難當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襲擊

以創艾之此又何策邪且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畔尤未嘗一言及此而顯論用兵利害莽固不足為言然尤以漢臣而甘心重莽其又何說邪

茅坤曰趙充國亦嘗議及此

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奉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齊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領地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十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師古曰蠱古蚊字亦反之螫而而已音育螫音式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師

日約少也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長師音茂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二十萬眾具二百日糧東接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饋薪

漢書卷九十五

徐中行曰伐胡不過百日蓋止計往還之一度而言耳若兵連禍結繩繩不解只一武帝之捷冥至二十年而後已豈僅百日耶

隆按嚴尤所論五難老成慮有趙充國屯田中二策遺風

隆按擬初非邊一段又通前一東見邊蒙自恭而復開云

炭重不可勝師古曰彌古金字鏡金食精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又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且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毀畜產去甚眾捕得虜

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成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成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白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又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年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去之婿也去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成厚善見成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成為烏累若鞮單于烏累單于成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閼氏子盧渾為右賢王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九十四上

二十九

宋祁曰厨字上當有右字

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  
 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  
 去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去當遣人之西河虎猛  
 制虜塞下師古曰虜猛縣名也制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  
 和親侯王欽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來遣  
 欽欽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  
 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  
 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才護賊者青妻子以下二  
 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  
 送欽颯亦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  
言亦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  
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亦依此作  
刑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奉賂遺故  
 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

隆按單于貪奉金幣三句與上單于貪奉賂遺一段同意

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  
 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  
 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奉復遣欽與五歲將王咸率伏黯  
 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  
 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  
 市車縣次至塞下單于遣去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  
 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  
 曰恭奴單于曰善手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  
 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奉金幣故曲聽之然寇  
 盜如故咸欽又以陳良等購金付去當令自差與之  
 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一二月還入塞奉大喜賜欽錢二百萬  
 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與

茅坤曰莽之欲  
出兵以輔立單  
子何哉

立為呼都而戶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  
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  
鞮呼都而戶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  
去却女弟當戶居次子醯橫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  
親侯歆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去當會因以兵迫  
脅將至長安去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  
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  
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  
死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前日陸遂也  
任奢本為侯莽以女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  
妻之故進爵為公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會漢兵誅莽去奢亦死更始二  
此計意不止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  
奴授單于漢舊制重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去當餘

唐順之曰此篇  
議論叙事夾雜  
最為奇作而中  
間以仲舒之論  
貫串武宣王莽  
之事尤是筆力  
變化  
又曰漢書大文  
字  
茅坤曰三代以  
來御夷之概亦  
且盡之矣  
隆按通篇論和  
親征伐俱非御

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  
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  
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  
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  
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  
柱也音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  
更始敗  
賈曰書戒蠻夷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  
諸國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美僖春  
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  
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以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  
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  
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



夷長策而來則  
懲去則守者斯  
合先王以不治  
治之道也正  
意臨未乃見

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  
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  
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  
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詎仲異  
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  
結和親賂遺單于異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特遵而  
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  
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  
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  
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

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也其安定也射  
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治也

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

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

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

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

說也師古曰此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

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

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

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

勝道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

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

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

唐順之曰欲柳  
先揚

漢書卷九十五

卷九十五

茅坤曰宋人直犯此弊

行事迺知其未谷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待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院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

茅坤曰故呼韓邪以下推本言之

丘濬曰班固引仲舒之言和親而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濬也仲舒此言蓋與管生五餅之說略同後世亦有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焉枉費民財損國威爾茅坤曰仲舒之言句串前應轉

唐順之曰此下繼發出正論

吠之警勅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勅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通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盛不忌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

漢書卷九十五下

卷九十五下

血濬曰班固謂聖人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外內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而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教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四 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陸按史記分三傳班史合之盧焜沿曰南夷君長以下三十句為創置犍為等六郡一大衆乃古今冠冕之文

南夷君長以千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犍柯郡其西靡莫之屬以千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自滇以北君長以千數邛都最大邛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推結師古曰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推之形耕田有邑聚其外西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畦字畦師古曰

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

舊昆明師古曰舊即今之南寧州諸農所居是其地也嵩音隨

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徼

以東北君長以千數徙苻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苻都二國也徙後為徙

縣屬蜀郡苻都後為沱黎郡徙音斯苻音材各反自徼以東北君長以千數

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

陸按此上歷叙西南諸夷方隅風俗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



王維栢曰開邊  
費者相如也武  
帝喜窮兵而二  
子中其欲故致  
上民罷疲如此  
公孫弘雖曲學  
阿世而視問以  
不使報則當時  
時事可知已

凌約言曰唐蒙  
食狗醬而通夜  
郎張騫見和竹  
杖而通身毒國  
西師不對而  
慮對

宋祁曰據邊使  
當云為求道西  
此四歲四字當  
作四字屬上句

終不能有也。廼且聽蒙約還報，廼以為犍為郡發巴  
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  
夷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  
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  
道載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死者甚  
眾。師古曰：餓，飢也。離。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  
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  
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  
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  
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  
且脩成其郡縣。師古曰：令自保，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太  
夏時見蜀布、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  
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  
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廼命王然于  
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  
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先廼留為求道。師古曰：當。  
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滇王與漢使  
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  
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  
來之令。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  
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効國虜其老弱。師古曰：音子。  
餘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廼發巴蜀罪  
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  
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  
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

隆慶以上本史  
記西南夷傳文  
以下班氏所續

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  
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師古曰謂軍夜郎君并  
殺存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印都為粵嵩郡在  
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使王然于以罽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  
王者其眾數萬人其功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  
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主入朝也勞莫數侵犯使者  
更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  
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  
西夷師古曰言本學上有滇字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  
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長師西南夷君長以  
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  
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

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  
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犍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  
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  
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  
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  
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鉤于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  
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後  
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歲間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領  
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  
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卬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  
邑名後為縣師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  
古曰更互也

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庄持節和解與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  
王鳳曰大中大夫佳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  
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勤靜  
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師古曰曠空也一時  
不師古曰發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  
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在犯守尉師古曰言起在  
尉遠城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黃甫士師古曰  
屯由守之費不可勝量且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  
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同農豫調穀積要害  
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選任職太守往往以秋涼時

隆披因其萌芽  
即上罪惡未成  
意  
茅坤曰陳立雖  
有功而鈞町一  
帶近王莽禍亂  
不絕此足以為  
戒窮兵遠夷者之

入誅其王侯尤不勳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  
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  
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  
墮壞亦且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  
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耕  
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  
蠻夷畏之及至耕柯諭告夜郎王與不從命立請  
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三東國且同亭師  
日且音召與與將數千人往至高亭從邑君數十人入  
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邑君曰將軍誅亡狀  
爲民除害願出燒土衆以與頭示之皆釋兵降鈞町  
王禹漏卽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  
郡與妻父翁指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

吳

邑反至之立秦慕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其  
翁指據院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餼道縱反間以誘其  
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引兵  
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捷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  
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  
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  
左庶長師古曰第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  
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主  
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  
也莽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  
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  
遣平蠻將軍焉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歛取足於民

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  
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  
改益州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  
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  
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  
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  
根太守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  
之姓名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秦并天下略  
定楊粵師古曰本楊州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師古曰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  
海之縣也即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蒙桀叛秦相立南

徐廣曰秦并  
天下至二世  
元年十三年

隆按南粵傳本  
史記文而益之

史記文而益之



師古曰釋遣也

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自備待諸族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貴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滬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弁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萬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

林音

茅坤曰漢御夷得體

隆按史記不載賜作書樓賦曰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測但能服夷狄

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竄擊之師古曰周竄也慮音慮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佗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迺為祀親象在真定置守邑親謂公加於遠方也母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棄外奉此藩于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

南粵王

七

之心又且明白  
正夫得待夷狄  
之休  
又曰惠帝即世  
句交上文亦略  
有輕重  
又曰以故誨暴  
數句要感動之  
不可不說破  
隆按文帝以秦  
道治天下即側  
室子一句已見

樓昉曰雖王之  
國二句詞婉意  
深

樓昉曰既歸之  
吏又歸之高皇  
帝尤為得休

翰

秦觀曰卿食其  
使齊田橫以七  
十城下漢陸賈  
使南越尉佗夫  
黃屋而稱臣此  
後世用辨士之  
明效也  
隆按去帝制黃  
屋左纛與上乘  
黃屋左纛稱制  
相應  
又按史記載佗  
所上書在下令

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出為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

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

位不見不得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降慮疾

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作之昆弟在

將軍將兵擊越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

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

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乏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

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于朕不忍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師古曰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

足以為天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

之蘇林曰領山名地如雖欲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

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

褚上中下者綿之願王聽樂娛息存問鄰國師古曰

及少薄厚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息存問鄰國謂東越

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

臣奉真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

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

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

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

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

國中之前亦才  
數語耳

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

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

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狂毋

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辟齒

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

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

振於漢外亡以自高與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

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

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師古曰言長沙之故敢發兵以伐其邊

且南方卑溼蠻夷中師古曰言長沙之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

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

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老夫故敢妄

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

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

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

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

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

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

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

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也蘇林曰漢舊儀以

拜以聞皇帝陛下故味辛而漬之以蠶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

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

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邳興兵南擊邊邑興使入上書曰兩

漢書卷九十五 南粵王

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  
 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  
猶重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為興師遣兩將軍往  
 討聞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  
 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  
 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  
 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  
 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  
 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師  
曰休誘也不可被誘休以好語而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  
 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  
 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滅其先  
 武帝文帝壘李奇曰去其舊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嬰齊氏  
 女師古曰嬰齊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嬰齊氏女為后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諭嬰齊猶尚樂擅  
 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因稱病遂  
 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  
 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霸陵  
 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  
 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  
 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  
 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  
 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  
 其丞相吊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

隆按叙兩王以  
 入見不入見為  
 眼目

史記決作缺補闕輔缺義自  
 穩當也疑決破也與缺同

其丞相吊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

隆按叔呂嘉素  
得衆心爲後弒  
太后王根本

田汝成曰師古  
云介侍也下云  
介甲也被甲而  
自衛也兩個字  
同而注不同殊  
不知介即介導  
之介  
隆按使者狐疑  
而王又止太后  
必以嘉弟將卒  
居官外之故是  
所謂當斷不斷  
也

取

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除其故黥劓刑用漢  
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  
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  
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使七  
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  
日秦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  
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  
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  
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置酒請  
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官外酒行太  
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即趨出太后怒欲鉞嘉以師古曰鉞謂  
於常也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弟也  
即上所謂云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  
將卒居官外

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  
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  
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與兵欲使嘉參以  
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不足  
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郊壯士故濟此相韓千  
秋師古曰穎川郊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  
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  
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廼遂  
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  
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  
長安虜賣以爲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爲

茅坤曰漢武英風大略可睹

隆按叙討南越兵類太史公叙垓下之戰

徐廣曰馴義侯越人各遺

索隱曰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

隆按南越以番禺為險阻故傳中曰未至番禺曰咸會番禺曰至番禺連絡相應

遲且音曰聲比也又聲黑也天未明而尚黑又遲待也待明隆按曰會暮曰遲且曰以夜昧絡相貫

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嬰妻于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摻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壘侯晉灼曰壘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也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

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伏波迺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連日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且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

隆按此後班書補入

隆按未句總前一結

閩武中反東越別名之並次兩王錯綜而序

師古曰石後同古通用字

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

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粵郎都稽得嘉為臨祭疾

孟康曰越中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

為隨桃疾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

南海粵將畢取以軍降為騰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

陽音來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論告國駱四

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

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以椎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

五世九十二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推其先皆粵王勾踐之後

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

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推率粵歸番禺令吳

芮所謂番禺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番禺從諸侯滅秦當是

時項王主命不王也孟康曰王號命諸侯以故不佐

楚漢擊項籍無諸推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孝

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論其功曰閩君推功多其

民便附廼立稱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

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閩粵

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

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

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

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

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

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

盛呀治曰粵人

無損益也乃為

之遣王恢以下

九將軍及其降

也疾居股以下

七人非武帝長

駕遠馭之材乎

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其在助傳  
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  
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  
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  
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  
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  
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  
兵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銜  
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  
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且案兵告大司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  
首惡獨無諸孫張晏曰孫巨號也乃君丑不與謀師古曰孫巨號也乃

盜按餘善自立  
為王其心已無  
漢天迺漢非惟  
不罪而因王之  
以多其謀到之  
功是縱之而使  
驕也吞漢將軍  
有自來矣

使中郎將立立五為粵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  
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郢王不能制上聞之  
為餘善不足復與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  
餘善為東粵王與郢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  
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番禺嘉等兵至揭陽以  
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  
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  
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  
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迺遂發兵距漢道  
號將軍驍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  
也齒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



王維慎曰咸入  
東粵句與前傳  
咸會番禺句同  
例

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  
海將軍韓說師古曰韓說之縣出句章師古曰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  
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揚僕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  
為戈船下濼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  
粵東粵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  
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椽終古斬徇北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為請見侯孟康曰越中地也  
椽姓終古名也椽音表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  
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  
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  
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  
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也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  
名敖疑封陽為卯石侯  
表誤

隆按相以天子  
語並結之

隆按朝鮮傳仍  
史記原文稍易  
數字

史記正義曰亡命謂失教令  
愚按亡命解在張耳傳不此

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繇安侯師古曰繇音  
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  
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漢兵至棄軍降  
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子王封為下邳  
侯師古曰邳音邳於是天子曰東粵陲多阻闕粵悍數反覆  
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  
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以自障蔽也秦滅燕屬遼東外  
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涇水為界師古  
水在樂浪縣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  
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土  
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  
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都王險李奇曰會孝惠  
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

隆按朝鮮之滅  
固右渠自取通  
漢遣兩將軍又  
外夷則豐啓于  
涉何也贊謂其  
好事之臣有以  
故  
盧辯治曰朝鮮  
東方之夷也叙  
秦及漢初曰屬  
遼東外微曰復  
修遼東故塞曰  
保塞外蠻夷毋  
使盜邊叙元封  
曰使涉何誦論  
曰遣接船將軍  
左將軍曰使衛  
山性論使濟南  
太守性正之錯  
綜其詞而武帝  
之難辨自見

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死臣保塞外蠻  
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  
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布渠師古曰滿  
死傳孫布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師古曰  
不朝見  
天子師古曰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  
辰謂辰  
也轉之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誦論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  
詔  
國也師古曰誰責讓也師古曰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  
音才笑反師古曰鮮裨王長師古曰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師古曰即度水馳入塞  
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結拜何為  
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莫罪  
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  
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

詰

卒下脫正字  
卒者百人長

師古曰饒亦鎖字

隆按暴驚兩將  
不相得而相疑  
處甚工

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如淳曰遼  
東兵多也敗散多還走坐  
法斬師古曰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  
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  
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  
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  
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  
疋及餽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  
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  
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敗去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  
軍素侍中幸師古曰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

漢書卷之五

月洋五

〇一

茅坤曰即李燾  
光與李晟之屯  
沐橋兩將與指  
鮮有不敗者

史記不相得作  
不相能  
史記和作私

在彼素所意應  
上心意班氏兩  
下忘字見非其

隆按許遂史記  
作詠遂許字是

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  
卒皆恐將心懸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  
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  
為要約而請降  
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  
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  
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  
軍罪師古曰  
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  
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  
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  
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  
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  
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  
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

征私

映

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討事即令左將軍  
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  
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  
參將軍王吹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  
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  
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吹四也應氏乃云五入誤讀  
為句謂有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吹音類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  
益急恐不能與師古曰不能與  
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吹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二年夏尼谿相參迺使  
入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太臣  
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  
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  
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  
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濼清侯  
濼音獲陶為秋首侯吹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

陰是陶

史記卷九十五 月羊

黃震曰班氏之論有善文帝賜尉佗書則曰懇到情見乎辭有人心者孰不為之感動

隆撥先王以德禮招攜懷遠則無事于勤兵矣好事之臣何庸以開邊釁哉贊不滿五臣之意溢于言外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終

死頗有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垂計

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師古曰列口縣

名也度海擅先縱師古曰先亡多師古曰當誅贖為燕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王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

而勾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滇誅西

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

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

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向遭世

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

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故贊引之

汲古閣本注云師古曰春秋左氏傳七年許倭亂于齊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散者也懷來也齊有離管仲者則招集齊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終



